



茅 瑛

监狱里的斗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监狱里的斗争

茅 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作品描写了我革命者在敌人监狱中所进行的严酷斗争。

一九二八年冬，金真等共产党员，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。他们先后在苏州、镇江等地监狱里，与极其凶残的敌人展开种种惊心动魄的斗争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其他种种诱惑下，他们不畏强暴，坚贞不屈，最后英勇就义。

作品歌颂了革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，英勇战斗、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，也描写了他们之间纯洁的友谊与爱情，读来真切感人。

封面设计：陆元林

监 狱 里 的 斗 争

茅 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 字数 223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5次印刷

印数 182,001—262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1907 定价：0.86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赵庄事件	1
第 二 章	血的一课	24
第 三 章	无期徒刑	35
第 四 章	县狱素描	44
第 五 章	更黑暗了	55
第 六 章	星星之火	67
第 七 章	父子相逢	83
第 八 章	要活下去	101
第 九 章	打倒瘟神	110
第 十 章	先声夺人	130
第 十 一 章	战胜归来	146
第 十 二 章	高潮前夕	158
第 十 三 章	大闹监案	168
第 十 四 章	心在燃烧	191
第 十 五 章	新形势下	208
第 十 六 章	狐群狗党	225
第 十 七 章	灾难临头	237

第十八章	解送镇江	247
第十九章	党是母亲	261
第二十章	雪夜越狱	276
第二十一章	死生之际	291
第二十二章	在魔窟里	309
第二十三章	鬼怪憧憧	323
第二十四章	钢铁的人	338
尾 声	胜利声中	355

第一章 赵庄事件

赵庄事件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——一九二八年。

赵庄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县境里的著名的庄子。庄里住着十多户有钱的人家。一道峻削的围子环绕着庄子的四周，庄里遍地种着茂密的竹林，把一座座白墙瓦屋全遮掩起来了。围外还有条水清见底的护庄河，岸边匀称地种着合抱的杨柳，前后都有吊桥。从前一到天黑，就抽起吊桥，借此保护他们的身家财物；现在因已成立了保卫团，有人站岗放哨，势头更大了，就不再干这些麻烦的事。离庄南一里多地有个交叉路口，一条斜路通向桃源村。

赵庄确很美丽，到春天桃红柳绿，翠竹摇曳，真令人向往。然而赵庄的人，并不满足于这样的享受，他们整天忙着收租、讨债、打麻将、抽大烟、玩女人、鞭打穷汉子。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，喂肥了这批吸血鬼。当地人都很羡慕赵庄这个好地方，但没有一个老百姓不痛恨赵庄的地主，特别是对赵四，更是恨之入骨。曾经有人给赵庄编了一首歌谣，这首歌谣虽然出于一个文人的手笔，但由于它体现了群众的看法，所以

人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呼声，到处传播着：

上有天堂兮，下有赵庄；
目击赵庄兮，烜赫而堂皇；
彼厌乎珍馐兮，吾乃食其糟糠；
彼唯积金累银兮，安问世之饥荒？
噫！赵庄之人兮，如虎如狼；
赵庄之主兮，赛似阎王！
孰敢正视兮，家破而人亡；
含怒含怨兮，众俱啜泣而徬徨！

赵庄的主人赵四，在前清末年曾做过一任知县，结识了几个有钱有势的官僚，在地方上曾烜赫过一时。辛亥革命后，赵四太爷“归隐林泉”，充当地方绅士，依然声势迫人。他以遗老自命，头上一直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，穿着长袍马褂，踏着朝天厚底青靴，跨着八字方步，保持着他那忠于清廷的气派。军阀当道的几年里，县长大人上任之前，总得先来孝敬孝敬赵四太爷，才能扎稳饭碗的根子。大革命失败之后，他的儿子因反共有功，成了蒋介石手下的红人。于是素称“肤发受之父母”不肯剪发辫的赵四太爷，这时也学起时髦来，革掉了他那根尾巴。从此，这个小麻面、吊眉毛的赵四太爷就变成了“赵四先生”。但是这样一来他更红了，成了这地区的“土皇帝”。前些日子，他收买了三十多个流氓、惯匪，组成了“保卫团”，说是保护地方安宁，向家家户户摊捐派款，穷人拿不出钱，就捉去吊

打一顿。赵四依靠了这批看家狗，任意捉人、杀人、公报私仇，甚至去打家劫舍，把当地居民弄得鬼哭神号。

一天，赵四正坐在花厅里的太师椅上，闭目养神，庭院里几盆残菊，随风散出一缕幽香，送进赵四的鼻子里，他感到特别舒服，渐渐沉入蒙眬之境。

“四先生！”突然一个声音把他惊醒。他一肚子不高兴，正待发作，但仔细一看，叫他的是他最得意的当差，他才捺住性子，“唔”了一声。

当差的必恭必敬地站在他面前，低声下气地说：

“外边厅里有位姓倪的小子要见四先生，说是有要紧的事情。”

赵四皱了皱眉头，心想倪二叫儿子来干什么？这不成材的东西只知讨钱喝酒，一桩事情也没办好，今天必定又来耍花枪，讨钱花的。

“倪家小子再三说有要紧的事，而且说是很机密的呢！”当差的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既然如此，叫他进来！”赵四没精打采地说。

门开处，走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人。他虽面黄肌瘦，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夹袄，但看来倒是一个精明的家伙。他一见赵四，就一躬到地请了个安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……”赵四见小倪的举止虽有几分高兴，但是不肯放下威严的架子，随便指撿边门角上一张凳子叫小倪坐下。

小倪望了望赵四，一面告罪坐下，一面恭而敬之地说：

“四先生，我爸叫我来禀告一桩紧要的事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机警地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当差。

“没关系，他是我的亲信。”赵四看见小倪那副谨慎而又紧张的神色，知道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了，连忙叫当差的倒了杯茶给他。

这种例外的款待，反使小倪不安起来，连忙诚惶诚恐地站着道了谢，然后把倪二交代他的话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四。

赵四听了小倪的话，顿时怒气冲天，麻脸上一块红，一块白，竖起眉毛，眼露凶光，狠狠地拍着桌子。

“这还了得，杀不净的共产党！”赵四直着嗓子，对当差的叫道：

“快把队长找来！”

小倪心里高兴极了。他想，以前赵四老说我爸爸对他不忠实，这回，总要记上一个大功了吧！

“很好，这才显出你父亲是尽心着力的！”不出小倪所料，赵四称赞着倪二，同时，慷慨地从腰包里掏出十块大头叫当差的递给小说：“这款子给你爸爸零花！并告诉你爸爸，只要他好好干下去，将来我一定保举他，给他升发的机会！”

小倪拿着白花花的银洋，谢过了赵四，扭转屁股，欢天喜地的走出了赵家的院门。

自从这天以后，赵庄的情况忽然起了变化：保卫团的人不常出现了，夜里更不见他们的踪迹。赵四也不多露面。人们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庄里的人，最近偶尔听到保卫团的人在偷偷地埋怨：

“该死的狗东西，想邀功讨赏，害得人家白白地挨了多少天苦！……四先生偏偏要相信他，还主张……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保卫团的人员在暗里埋怨，赵四又何尝不在咒骂倪二呢！他真恨不得把共产党一网打尽，可是看来这回又落空了。于是警戒一天一天地松弛下来。

十月的天气已经转冷了。在离城不远的北郊，有所古老的住宅，大门的油漆已经斑斑剥落了。宅前几棵梧桐树飘落着片的残叶，栖息在树枝上的小鸟不时发出悲秋啼声，这情景十分萧索。

一天傍晚，宅上先后来了几个神秘的客人。有的象书生，有的象农民，有的象商人似的士绅，老老少少，长袍短套，真是形形色色。

他们进入了这所古老的院落里，说笑着，互相评头论足地谈论着各人的打扮。主人老刘把大家迎进了自己的书斋。这间房子的四边安放着几个破烂的书架，架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不少线装书，书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蜘蛛网。向阳的窗子下，摆着一张书桌，上面放着两个篮子和其他零星的用具。从那套摆设看来，主人早已不攻读诗书了。大家并不注意这些，边说边笑地围着屋子里的一张圆桌坐下。

区委会议开始了。

于是，金真传达着上级党的新决定：

“上级党委估计了当前的新形势，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城市转入乡村，用乡村包围城市，才能彻底取得革命

的胜利。特别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小县城里，无从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，党的工作一直漂浮着，生不扎根来；但敌人在这些城市里的统治却很有力，因此，我们的组织容易遭到敌人的破坏。农村呢，地区广大辽阔，我们依靠群众，容易活动，生活也不成问题；而敌人在农村的统治比较薄弱，社会基础也没有我们那么强，奈何不了我们。根据党的新方针，我们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迅速转入农村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城市了。……”

大家静静地听着金真的传达。区委书记感到这个报告那么新颖、正确，哪怕一句话，一个字，都尽量地把它记住。

金真弹了弹香烟灰，望着区委书记继续说：

“要加强农村工作，我们想从你区开始。上级并决定我率领武装工作队转入你区，具体帮助你们突破工作中的障碍，主要的任务是发动群众，消灭最恶毒的地主武装。”

“对于上级党决定，必须加强农村工作的方针，我完全同意，但具体的做法，……”区委刘苏皱了皱眉头，有点把握不定的说，“我认为可以研究。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地主武装，是恶霸赵四收买的一批流氓、土匪、惯盗，不但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而且很顽强，消灭它可不怎么容易！”

“刘苏同志说得对！”区委书记说，“敌人是比较顽强的，枪枝好，人马多，又是些不怕死的家伙；而我们的队伍只有二十来个人，几支破枪，子弹又那样少，如何敌得过人家？”

金真听了刘苏和区委书记的意见，觉得他们都有信心不足的弱点，于是，他又强调地说：

“目前客观形势逼得我们不能不照上级的决定去干！其实，上级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早有足够的估计：如果我们不先下手，敌人势必更加猖獗，群众看到我们软弱无力，也决不会再靠近我们。到那时，同志们，恐怕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屋子里的空气显得异样的紧张。大家默默地抽着纸烟，满屋子的烟雾。金真锐利的目光，不时从每个人的脸上掠过。

停了一会，金真望着区委书记和刘苏平心静气地说：

“如果区委确有困难的话，我们不要求区委更大的帮助，只希望能给我们多搞些确切的情报。”

“那我们一定能办到，你放心！”最熟悉该区情况的区委刘苏说，“我有一个可靠的关系，待我介绍给你，情报问题就完全解决了。”

“这个人政治上是否完全可靠？能不能取得正确的情报？”

“保证可靠。”

“好吧，这任务就由你负责！”金真又向刘苏加重了语气说：“情报必须迅速及时。按照上级的决定，下星期我们就要行动！”

“今天这人恰巧进城来了，会后，你就在这里等一下，让我去把他找来。”

散会后，金真又仔细地讯问这个情报员的可靠程度，刘苏拍胸说保证没有问题，金真才让他进城，并叮嘱他说：

“进城得当心点！前些日子，县委会给敌人扑上了，余直他们都被捉了去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

区委书记和其他同志一个个散去了，金真独自留下来，心里很不平静，考虑着如何完成党的紧急任务。他踱向窗口，眺望着秋天的田野，庄稼都收割过了，遗下一片无际的平原，风过处，扬起一阵阵的尘土和植物的残枝败叶扑向他的面前，他不自觉地扭转头去，避开了它。然后，擦了擦眼睛，又抬头向远处望去，只见晴空中浮着一朵乌云，飘向渐渐西沉的太阳，阴影很快地蒙住了阳光。

他看得出神了，老呆在窗前不动。忽然，隐约望见刘苏奔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。等他们跑近时，他才看清跟在刘苏背后的人，约莫五十多岁，穿着一件青布长衫，跑起路来歪歪斜斜的，深眼眶，瞟白眼，尖鼻子，长下颚，头上还留着一小撮鸭尾巴似的头发，叫人看着很不顺眼。从外表上看，便是个很不老实的家伙，金真心里有些吃惊，区委怎么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和他商量？

“这位同志姓倪，因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，人们便把他叫作倪二。他有个儿子名保忠，也是党内的积极分子。他父子俩一向替人家念经拜忏过活，家里很苦，我们时常帮他的忙，他很感激我们，自愿协助我们搞情报工作。”

金真仔细打量着那姓倪的人，一时沉入了深思中，好象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，但仓猝间又回忆不起来，所以一声也不吭，更没有听清刘苏的介绍。

倪二兴冲冲地跑来，斜眼一瞧，也吃了一惊，但他还是强作镇静地说：

“啊，你好！我说金真是谁，原来是你！”

“他现在就是我们的队长。”刘苏指着金真向倪二说，“我还不知你们是旧相识，那很好，你就把赵庄保卫团的情况谈谈吧！”

这时，金真已经想起倪二是曾在武工队里呆过的，后来被清洗掉了。金真和他虽只见过一次面，但从组织上了解，他是个坏透顶的忘本之徒，而他的儿子倪保忠也因破坏县委会的嫌疑给党开除的。于是他打算用话立即阻止刘苏再谈赵庄的事，可是一听口气，刘苏似乎早已把风声透露了，金真便只好无可奈何地听着，暗里打算补救的办法。

倪二一听到老刘的吩咐，觉得自己有了卖弄的机会，立刻指手划脚地汇报了众所周知的赵庄保卫团的情况和驻地的形势，并绘了一张简单的地图，双手捧给金真说：

“我看，打保卫团并不困难，队长同志！”他故意抬起头来，望了望金真。“那里树木竹林很多，不但可以起到隐蔽的作用，而且可以掩护我们前进。……包抄庄后，……前后夹攻，不就全部解决了吗？……”

“唔！唔！”金真注意地看着地图，勉强点了点头。随后，指着地图问：

“赵庄后边的路上，原有许多障碍物，难道现在全拆除了吗？”金真锐利的目光直盯着倪二的脸。

“啊！啊！”倪二搔着头皮，揉着袍角，一时答不上腔来。半晌，他才尴尬地说：“怪我没头脑，平时没有注意这些……不过，”他做了个鬼脸，阿谀地说，“不过，凭队长的机智和武工队的实力看来，胜利是可以保证的。倪某平时受共产党的照

顾，正想报效，如果队长需要作进一步了解的话，那我愿拚这条老命，再跑一趟。”

“不用再去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这场不愉快的谈话，就这样结束。临了，倪二偷偷地瞟了金真一眼，回头对刘苏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说完一溜烟走开了。

“怎么，你对倪二似乎很不信任？”倪二走后，刘苏带着不平的口气向金真说，“象这样一个出身贫苦，又受过我们恩惠而愿意为我们效力的人，你还不放心，那我们再有什么办法找到可靠的对象？”

“不错，他是个穷汉子！”金真激动地说，“可是，他已经变质，成为唯利是图的流氓无产阶级。他可以狠心强奸孤苦无依的侄女儿，然后把她卖给人家做小老婆。象这样恶毒的无赖，哪会真心为革命办事？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？”刘苏惊讶地说，“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刘苏呆呆地站在阴暗的屋角里，圆圆的脸上露出难堪的神色。金真了解刘苏是个行动稍嫌粗疏，但是工作非常积极的同志，怕自己严厉的批评会影响他的情绪，于是又冷静地对刘苏说：

“这不全是你的责任，我和区委同志都对这个问题不够慎重。倪二被清除出武工队和他的儿子给开除出党的事，恰巧都发生在你生病离开这地区的时间里，你不清楚这些情况，是可以谅解的。我只是希望你今后随时提高警惕，特别在这个斗争的严重关头，用人更须审慎，免得党和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损害。”

刘苏含着满眶的泪水，注视着金真，无法说出自己的惭愧懊悔的心情。

天晚了，金真因工作关系，不得不匆匆离开这地方。在路上，他独自考虑：上级的指示必须执行，但因区委和刘苏的疏忽，泄漏了机密，现在，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起见，不得不及时请示上级，修改先前的决定，主要是把行动计划推迟，借此麻痹敌人，另外选择适当的时机。

离开区委会议差不多快两个月了。

在一个隆冬时节的傍晚，天下着暴雨，西北风刮得那么厉害。在这荒野的农村里，已见不到一个行人的踪迹，间或从远处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狗吠声，突破无边的沉寂。这时，桃源村已经沉醉在睡梦中，只有那村前几棵老榆树兀立在黑暗里，冒着风雨摇曳不定，不断发出呼呼的吼声。

金真正在村中一间空屋子里等待着武工队的同志们。

六点钟了，人还没有来。他感到时间好象故意和他作对，心里十分烦躁。

西北风越刮越猛，雨也愈来愈大，村后的竹林子愤怒地呼啸着，破屋子被震撼得吱吱发抖。金真推开门来，站在屋檐下面，好让冷风吹一吹发热的脑袋。这时，黑暗中突然伸过一只手来，抓住了他的肩膀，他全身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。

“干吗？金真！”对方怪声怪气地问着。

“捣蛋家伙，快进来！”金真立刻辨认出那是熟悉的声音，又气愤，又欢喜地说。

二十来个武工队员跟着跑进屋子，抱着破枪和刀子，在板凳和桌子上挤着坐下来。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屋子里又是冷冰冰的，大家不由自主地连连打着寒战。

“你们辛苦了！”金真打量着大家说。

“这也算得苦，还革什么命！”

在暗淡的灯光下，黑黝黝的人丛中，实在看不清发言者的脸，可是金真一听，就知道那是刘苏。

“你不是武工队的成员，干吗也来赶热闹？”

“我是区委，又是最熟悉这儿情况的人，怎能不参加行动？是区委书记决定让我来的。”

金真完全了解刘苏的心情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四十多只眼睛都看着金真。他还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，中等身材，不很壮健，白白的脸上长着浓浓的眉毛，乌黑的瞳人晶晶发光。他善于发现问题，勇敢坚强。在他任武工队队长期间，部队几次陷于绝境，由于他指挥得当，能依靠群众，充分发挥集体力量，所以纵然遭受了些损失，还是完成了任务。每个队员都很信任他。有时他还有些年轻人的性子，但他待人诚挚，处处体贴别人，因此大家均乐意和他生活、战斗在一起。这样，金真所率领的武工队，便显得格外团结，虽然他们还是一支缺乏锻炼和经验的党的地下武装队伍。

预定的行动时间，越来越逼近了，金真不能不抓紧时间，对队员们进行必要的动员。

“同志们！今晚我们要讨论并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一桩工作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金真的话停了一下，聚精会神地观察着